

分工合作

◎不一樣的羊

朋友告知，想來串門子，看看牆上時鐘，距離到訪的時間，只有兩小時，如何在短時間內，有效地整理久未打掃的房子呢？我選擇整理廚房，外子則負責客廳和客廳兩人的分工合作，在朋友進門之前及時竣工。

事後，外子忍不住問我，為什麼選擇整理廚房呢？他認為門面最重要，入口處整齊清潔，良好的第一印象就此建立，在時間緊迫之下，其他地方暫且放一邊。而我無反顧地將所有時間投入於廚房，是因為廚房位於房子中心位置，核心之處必是最重要。所以，整理廚房是我的首選。

由於每個人對事情的看法不同，做了一樣的事情，彼此互相尊重包容，反而把事情處理地更完美，避免掛一漏萬的疏失，豈不難哉？倘若我們為了整理次序，而爭執不下，很可能白白浪費兩個小時的寶貴光陰，又弄得彼此面紅耳赤。客人到來之際，家裡仍是一片凌亂，外子和我和兩人面面相覷，陷入人和事不足道，有餘的窘境。所以，不需要強迫別人和自己相同，每個人做好自認爲最重要的部分，一個個地結合起來就成爲最完美的組合了，不是嗎？

日前，外子同事搬家，大夥兒一起幫忙整理環境。有人問主人該打掃哪些地方，主人回答：裡裡外外皆須整頓，大家想清楚何處，量力而爲即可。於是乎，每個人就自己對大掃除的認知，開始尋找該整理的地方。因此有人擦窗戶，有人清理門框，有人把目標放在天花板，有人則專門留意地板，有人整理房間，有人清洗浴室；在場二十多個人，大家捲起袖子戴上手套，拿刷子、抹布以及各種清潔劑，自在地分工合作，不出半天的光景，很有效率地將房子內外打理得整齊又清潔。

參與的夥伴們有著共同目標，是幫助主人把房子好好整理一番。至於達成目標的方法，每個人各有想法見地，自願自便地做該做的，看起來像是各自爲政，可是當某位友人須要協助時，立刻有人主動支援，有人想休息換手時，馬上有人替補；其實又像是個默契良好的團隊。在分工合作中，有分有合的狀態下，每個人自動自發，盡己之力，發揮所長，互相體諒，互相協助，分工合作，以達到整理房子的最終目的。這多麼和諧而圓滿的一番景象啊！

從兩人世界到二十多人的小團體，由共事的開始到結束，不須多餘的言語，也不必強制地分配，在彼此尊重互依存中，自然地發展出分工合作的方式，一氣呵成而順暢。每個人從中建立高度的認同和使命感，心甘情愿地投入，由起點到終點，都在自我淬鍊昇昇中成長，沒有得失計較，只有盡心盡力，分工又合作，合作又分工，人生完美的演出就此一展現。*

看

一場台北曲藝團在台北新舞台演出的相聲，叫做《名師高徒》，經由主持人的簡介，勾起了兒時對相聲的記憶與印象。

未讀國中以前，還沒有到二十一世紀，父親常開車載著我或其他家人到處跑，有時還回蘭老家，有時約了親朋好友，到一些景點遊玩。那時還流行CD光碟片，不僅技術還不純熟，單價頗高，且難買到，一般家庭也沒有播放的設備，都還是以錄音帶爲主。家中的車子也是如此，於是常常要購買不同的歌曲、音樂，或者聽得出聲音，解乘車之悶的錄音帶，種種老歌，以及曾經聽過的內容，幾乎是至今都揮之不去的印象。

其中算是頗爲特別的，就是吳兆南與魏龍豪合演的相聲卡帶，一套八張，每一張可兩面播放，加起來約是一個小

十年前，照相技術與相機不普遍的年代，想要擁有一部相機，有時候比登天還要難；當時相機很貴，加上當年想要填飽肚子都不容易，哪來的閒錢去買相機，所以相機變成奢侈品，照相也變成當年最時尚的玩意兒。不管是在外求學，或是當兵，乃至到外頭求職；當手邊有了一點點錢，第一件事，就是到照相館，拍一張大頭照，或是沙龍照，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有模有樣的在鏡頭前，留下生命中珍貴的形象。

有了這張照片，急著寄給親朋好友，相片後面還會寫上：「勿忘影中人」。得到這張照片的人，也如獲至寶一般，不但加以珍藏，而且還不忘回敬一張美美的照片，作爲終生的留念。

時至今日，除了拍證件照片、拍婚紗照，或是藝術沙龍照之外，很少人會到照相館拍照；因爲進入到數位時代，人手一機已不稀奇，人人擁有數碼的年代啓動以後，幾乎人人都成爲攝影高手。

手拿起相機，或拿起手機，隨興而拍，隨地而拍，隨時也拍；信手拈來，有時候會拍到珍貴的鏡頭，甚至於拍到新聞最珍貴的畫面，爲歷史留下不可磨滅的見證，有可能一砲而紅，甚至於成爲大功臣，也說不定哩。

時下隨手拍照，隨興攝影，已經成爲全民的時尚，也成爲全民記錄生活最寫實的時代，沒有人不受其影響；另外，在辦公處所，百貨公司及賣場，各個角落紛紛設置監視器，就

勿忘影中人

◎宋隆輝

連街頭巷尾也紛紛架起監視器，讓所有人的所行所爲無所遁形，儼然進入全記錄與無隱私的新時代。

監視器的功能，原先的美意，是透過即時影像，提供全方位的服務；沒想到監視器錄下的影像，由於鐵證如山，不容狡辯狡辯，對於打擊犯罪，也以小兵立大功的姿態，幫了很大的忙。

當違反社會行爲的事件發生以後，警方會公布監視器拍下的畫面，讓全民來提供可靠而有利破案線索；播放畫面的片段，當大家「勿忘影中人」，好讓相關正義，能夠早日水落石出，賞真相大白之際，正是伸張公理正義之時。

同樣一句：「勿忘影中人」。給人的感受竟如此懸殊。早年看到「勿忘影中人」這樣的話，讓人心生溫馨的火種，懷念感恩之情油然而生；今日聽到「勿忘影中人」，或多或少



圖/文 柳一

童年二三事

一個高高的鬚，穿著華麗而時髦的衣服，十隻腳趾甲塗上大紅色的蔻丹。我看著她腳踏板的腳，猶如紅色的波浪，上上下下。

也許是因爲有錢學鋼琴的小孩，家裡都還算富裕，所以我的穿著，便顯得有些酸，因此鋼琴老師時常會拿一些她穿過的衣服給我，這些「貨源」，就成了我衣櫥裡華麗的記憶。

那年頭，買衣服是件大事，幾乎連過年都不會買新衣服，反而是要上台演奏時，媽媽會帶我到百貨公司去選購一套衣服。還記得，四年級時鋼琴演奏會上穿的新衣服，是一件夏天的連身洋裝，上面是白色的，裙子和荷葉領是白底上佈滿藍藍與紅紅的花色，腰身則用蝴蝶結綁起來。照片中彈著白色三角鋼琴的我，看起來乾乾淨淨，十分賣力在演出的樣子。這張照片，特地放入相框中，一直到我念大

小學時候，家裡雖然沒有錢，可是媽媽還是省吃儉用挪出一筆錢讓我學鋼琴。在那個年代，其實學鋼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我卻學了將近六年，爸媽爲了讓我有音樂的薰陶，總是勉強湊出這筆預算。

有一陣子因爲鋼琴的技法已學到了很難的程度，必需花很多時間練習才能有進步，這些練習曲的旋律對一個小孩子來說，其實是很枯燥乏味的，因此我卻步了，開始討厭上鋼琴課，討厭練鋼琴。

還好鋼琴老師的裝扮稱得上是個賞心悅目的風景，再加上每次去都可以吃點心，看漫畫書，因此，我仍舊勉強地學著。

剛從大學音樂系畢業不過數年的鋼琴老師，總喜歡將頭髮挽起，在腦後梳成

對拮据的家庭來講，買衣服是多餘的支出。國小的時候，我除了是班長，還是學校的合唱團團員、花樣隊隊員、兒童劇團團員（演一隻螞蟻啦）。除了班長的身分以外，其餘都是需要演出的，因而，我老是不定時時要跟媽媽要錢做特定的衣服，各自回味，各自甜蜜。

母親的驕傲

對拮据的家庭來講，買衣服是多餘的支出。國小的時候，我除了是班長，還是學校的合唱團團員、花樣隊隊員、兒童劇團團員（演一隻螞蟻啦）。除了班長的身分以外，其餘都是需要演出的，因而，我老是不定時時要跟媽媽要錢做特定的衣服，各自回味，各自甜蜜。

班長的新髮型

小時候，沒有多餘的錢買衣服，當然也就更無法注意到頭髮上的風光了，因此，總是留著由媽媽幫我修剪的清湯掛麵頭，而且爲了方便，一次總會剪得很短。

一直到發生了下面這件事，我才改變了多年的清湯掛麵頭。

苦練很久的合唱團終於要比賽了，合唱團老師緊張地交待萬萬萬，甚至還管起我們的髮型來了。

「×××和某某某，你們兩個趕快趁這個週末去把頭髮剪得好看一點。」

正和隔壁團友在偷閒聊天的我，聽到自己的名字趕快與合唱團，沒想到老師居然冒出的與合唱技巧完全無關的命令，我覺得好意外，看著周老師時髦的髮型，才意識到自己清湯掛麵的學生頭，的確很呆板。

「你們這兩個班長的頭髮最難看。」周老師又冒出這句與合唱毫不相干的評語。具有美感的周老師，似乎忍了很久，才終於以合唱比賽這個理由來提醒我們外表的重要。

「參加合唱比賽跟頭髮有什麼關係？」母親不耐煩地打斷我轉述的話。

「別人老是要選我，我有什麼辦法？」我理直氣壯地頂回去，卻意外滿足了母親

淺陋的知識與記憶塵封已久，突然被「名師高徒」的主持人喚醒，她說吳兆南與魏龍豪數十年來爲傳承與發展相聲的努力，從十數年前的錄音帶，到今日的台上演出。當時相聲被視爲像雜技一般的技藝，不夠格稱爲高水準的演出形式，登不上正式的舞台；因此，以前同心圓公司所發行的卡匣，是在錄音室裡錄製而成的，台下沒有觀眾，僅是兩個人對著錄音機演說。

這樣一席話，似乎顛覆了我的某些觀念與印象。當年父親的職業，是演員在台上演出，底下有觀眾在看，有工作人員負責收錄音帶作錄音，因此即便有觀眾，觀眾的爆笑聲，仍然不被收錄進去。這樣的說明，帶出了我對於親臨舞臺看相聲的一些憧憬，總想著未來有一天定要親臨舞臺觀

我與人潮海潮同拍

◎張博智

時間過了許久，逐漸淡忘了這回事，直到這次應女友之約，才第一次到了舞臺前親賞相聲的表演。主持人的講說，旨在表達相聲藝術行至今日的歷程與艱辛，經過了長久的努力，力，在今日的傳統技藝中佔有一席之地，但真令我有所感觸的，卻是情感的轉變。過往的親情，也許不是主持人對於父親當年所教導的相聲有所糾正，也許不是打散得掉。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即便今日買了卡匣來播放，只怕也難以再出現往日父子應答的情景，再勾勒出天倫之樂的畫面。

現在陪伴親賞相聲是情人。相聲演出方式與品質的進步，伴隨著我的生命，是親情到愛情的轉換。不同的情感，不知是否也意味著生命的進步，但相同的，是都帶出一份溫暖與依賴。*

女生直喊：「我要那個娃娃，那個！對就那個。」男生比較保守說：「給我一個長壽菸就好！」

那！我算啥呀？

鏗射完，大家歡天喜地。還是學妹有良心，她說：「學長請你吃麵線糊吧！」

這不錯哩！就到忠孝路夜市吧！

「不！這裡就有，看！才二十塊錢就一大碗了！」

「喂！妳們是土匪還是強盜呀！」

「嘻嘻嘻嘻，下星期再來好不好？」*

士心為志

◎石鵬來義

有位年逾六旬的長輩，年輕時從事旅遊業，走過五湖四海大江南北，接觸過形形色色各種不同階層的人，豐富的人生閱歷裡，他，賺進了豐盈厚實的錢財也積蓄了廣闊的人脈資源。

遊歷紅塵人生中年之後的他，在兩個兒子各自安家立業後便選擇了「大隱隱於市」的退休生活，以無給職的志士生涯爲後半段人生的崇高志業。

「士心爲志。我無所求，只願每日安適恬淡的在志士行旅裡盡己所能的對社會有所付出與貢獻。」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社會財，十方來，十方去。所以，我選擇以我人生經歷見識過的所有心得及預算中的部份資產，來「投資」於規劃、輔導學校裡那些不愛讀書的孩子，與他們分享我對「人生社會學」的心得。這些絕對比教科書裡的文字還生動活潑且更具吸引力能讓缺乏家庭溫暖而不愛上學的孩子們可以有所感受而能在聆聽後進而內化及格於腦海思惟中。在人生的後半段美好時光，我以此志業來讓它雲彩霞光美不勝收的映滿夕陽黃昏的天邊。」

老人家的慈心與慧心之舉，讓我寄予至誠的熱烈鼓勵，響盪傳傳，久久久久，不歇。*

射飛鏢

◎陳穎茂

大學時代最喜歡射飛鏢。

大三的時候，和幾個要好的學姊、學妹合租了一棟公寓，客廳的牆上掛著一張鏢靶，下午課回來這是大家喝聊天時最好的娛樂了。

也正因此，比賽逐漸變成打賭，輸的人得請大家到忠孝路夜市吃「麵線糊」。台中忠孝路的麵線糊十分出名，據說店家後方一排店面就是賣麵線糊，一碗一碗如此這般回來的。當時：民國七十三年吧？忘了！一碗麵線糊四十塊錢，好「凶」！這出一排店面，可見生意上了研究所之後，一群鏢客就散了。

有個星期六的下午六點多鐘左右，樓下吵雜的很，可以說是人聲鼎沸，只是忙著看手裡的「鏢」也沒去注意發生了什麼事。

受不了吵雜的學妹到陽臺探頭看了一下，竟然驚聲尖叫：「怎會這樣子？學長快來看！」

「難不成失火了還是？」

探頭往樓下一看，這「整條合作街燈火通明，人頭攢動。這，大里的流動夜市竟然移到這兒來了？」

禁不起學妹的慫恿，放下手中的鏢，兩人輕裝簡便的混進了這夜夜市中的人群中。

「你來了？」「你也不來了！」

在合作街租屋的同學何其多呀？到處都碰到熟人，連助教也在此出現了。哈！系上的十年助教原來下課後就是這付德行呀！來腳抽、短褲、還叮叮就是這果實在夜市裡，人人現出原形鬆自在呀！

「學長！射飛鏢！我出錢你來射，射那隻娃娃給我。」

十塊錢六隻鏢，那隻娃娃要射破五個汽球，一包長壽菸要六鏢全中。

接下來十塊錢自己花，終於讓學妹那張開了半天的嘴恢復了正常。

第二個星期六，夜市還沒開張竟然來了一票學弟學妹。怎樣？要泡茶嗎？來呀！好久沒泡茶聊天兼曬曬了，就來泡茶吧！

「不是啦！待會兒要「請」學長一起逛夜市啦！」學妹的語意中似乎「包藏禍心」，「不懷好意」呢。

來到夜市，七八個人湧到飛鏢攤前，一人六鏢鏢交到手中，這下可好了